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周丰一的未婚妻孙德志 ： 佳人的亡故及音乐活动

西村, 正男
关西学院大学

潘, 世圣
华东师范大学 ： 教授

https://hdl.handle.net/2324/1916220

出版情報：「『春水』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 ： 周作人、冰心、濱一衛」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2, pp.219-224, 2018-02-06. 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新資料発見に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周丰一的未婚妻孙德志
——佳人的亡故及音乐活动

关西学院大学　　西村正男

一、序

关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1912-1997）与滨一卫（1909-1984）的交往情况，中里见敬已有论文详述[1]。滨一卫在北京留学期间，借助于他与周丰一的朋友关系，得以寄宿在周作人周丰一父子居住的四合院。本文所要考述的，便是滨一卫寄宿周家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即周丰一未婚妻孙德志（1917-1935）的因故身亡。

笔者目前正在从事有关中国流行歌曲历史的调查研究，其间接触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的论文《君归来兮？—— 打开<何日君再来>的“死结”》。在这篇论文中，李岩谈到著名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的创作由来及其过程，表示赞成《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作者李明忠的看法。即，《何日君再来》乃是刘雪庵为早亡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略作“国立音专”）学生孙德志所做的墓志铭，并且刘雪庵曾与孙德志有过恋爱关系。

然而，关于孙德志与刘雪庵恋爱关系一说，李岩所呈示的证据颇为薄弱（对于所谓《何日君再来》是作为孙德志的墓志铭而创作的这一说法，笔者持保留意见）。李岩在文中也提到孙德志乃周作人之子周丰一的未婚妻，因此刘雪庵与孙德志为恋人关系云云，不免是牵强附会之说吧。《北洋画报》曾刊登过周丰一与未婚妻孙德志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拍摄的订婚照（图 1）[2]。那么，周丰一与孙德志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孙德志又是何方人物呢？至少在目前，要了解其间详情还有不小难度。但他们两人的婚约以及孙德志的病故，均发生在滨一卫寄居周作人周丰一父子家期间，故与本次研讨会颇多关联。尽管笔者的调查还不够充分，许多原始资料尚未得到确认，但还是将目前已经判明的部分呈现给读者，以求方家指教。

図 1

二、孔德学校时期

周丰一在《飙风》发表的回忆录基本没有讲述自己早逝的未婚妻，整个文章仅有以下寥寥数语略微透露了有关信息：“前年八月，我的未婚妻孙谧——姑且这样称呼吧，那个十八岁的姑娘在上海病故。打那开始我就不再接近女性。我回绝大家的各种好意，只是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3]。”这位被周丰一冠名孙谧的姑娘，便是孙德志。他们两个人都是孔德学校的学生，两人的相识自然也应该是在这里。孔德学校成立于 1917 年，是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北大教授李石曾、沈尹默设立的一所男女同校的十年制学校，包括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中学四年。到了 1924 年，又加设了幼稚园和两年制的大学预科。学校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法语，毕业后可以去法国留学，校名也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4]，总之学校与法国有很多关联[5]。在历来重视美育教育的蔡元培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艺术教育，有音乐教室两间、钢琴五台、风琴五台、留声机三台、外国音乐唱片一百五十多张[6]。陶晶孙的妹妹陶虞孙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便于 1923 年到该校赴任，教授生物学和音乐[7]。

周丰一于发生五四运动的 1919 年进入孔德学校，在此就学十年。而孙德志则比周丰一晚一些。她生于 1917 年 1 月 8 日，祖籍是江苏吴县（现为苏州市的一部分）[8]。从出生年头推算，她大概是在 1923 年左右入学的。1926 年 10 月的《孔德月刊》第一期上，刊登了孙德志的作文《白猫冤枉了》[9]，由此可知她当时应该是在孔德学校相当于初级小学的学年就学（同期“儿童文艺”栏刊登了周丰一表妹周鞠子（1917-1976）的作文）。另外，1927 年，孙德志被选为孔德学校音乐部委员（周鞠子为委员“候补”）[10]。可见，从那时起，置身重视艺术教育的良好环境，孙德志已经开始展露音乐才能。

三、孙德志升入国立音专及其病故

在孔德学校毕业后，孙德志于 1933 年考入国立音专，在声乐组学习。周一川说，根据曾在孔德学校教授音乐的陶虞孙所提供的手记，“在跟随陶虞孙学习钢琴的十几名学生中，有五人考上了音乐学院[11]。”所谓“音乐学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当时中国最好的音乐学校——国立音专，孙德志即为其中之一。关于孙德志在国立音专的情况以及后来的病故，李岩引用刘雪庵的《孙德志女士传略》[12]做了介绍：孙德志考入国立音专后，便作为一位女高音歌手而展露头角。1934 年冬，因演唱刘雪庵作曲的《布谷》而广受瞩目，为各校学生仿效。1935 年 5 月，为电影《父母子女》录唱仍由刘雪庵作曲的电影插曲《出征歌》。同月月末，在赴苏州的东吴大学公演返沪后，身染伤寒，于同年 9 月 20 日病故。

另一方面，据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张雄所著论文[13]介绍，在国立音专编辑的《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上，有不少与孙德志有关的记事。诸如，受学校指派，在上海中西电台演唱歌曲，1934 年 10 月在八人合唱中担任女高音的演唱，此后直至 1935 年 4 月，先后七次担任歌曲独唱。孙德志的音专同学、声乐家、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郎毓秀（1918-2012）称，她是一个

很好的 lyric soprano，我非常喜欢她的声音。孙德志病故后的两个月里，《音乐周刊》七次刊载追掉孙德志的文章和歌曲。关于在东吴大学的公演时间，刘雪庵的文章记为 1935 年 5 月末，张雄论文则作 6 月初。总之，孙德志由苏州回到上海后开始发烧，广慈医院最初诊断为盲肠炎，四天后确诊为伤寒。其间病情稳定，但在注射新药后病情急变，8 月 17 日转到中西疗养院，20 日不幸病故。因此她病故的日子比刘雪庵所说的 9 月 20 日要早一个月，另外周丰一的回忆也是 8 月，因此 8 月 20 日之说当属确实。

不过，孙德志病故的原因似乎不单是因为去东吴大学公演而染病并导致身亡。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作家萧乾之妻文洁若（1927-）在谈到姐姐文树新（1915-1935）之死时，这样写到：

> 我二姐文树新于 1934 年 4 月，与杨晦先生一道到上海去了。当年 7 月，我父亲（文宗淑， 时任中国驻日使馆外交官） 回国来，把母亲和其余的 6 个子女带到东京去受教育。1935 年 4 月 19 日，我二姐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儿，小名叫绵绵。然而她本人不出一个月就染伤寒而去世。周作人的准儿媳是她在孔德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她闻讯赶去照看我二姐，结果也传染上了，搭上一条命[14]。

文树新，就学孔德学校其间与该校教师杨晦（1899-1983，建国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发生恋情，后转学到教会系统的圣心学校，但仍与杨保持恋爱关系，终至与杨晦远走上海，生产后病死。文树新有日记存世，近年以《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15]为题出版，引起人们的关注。文洁若也介入了这本日记的出版[16]。按文洁若的记述，孙德志是因照顾文树新染上了伤寒而去世的。

孙德志在孔德学校的同学、刘半农的女儿刘小蕙（1916-1998）也有同样回忆。她曾谈到自己在孔德学校的三位朋友——周丰一之妹周若子（1915-1929）、文树新、孙德志——之死。其中关于孙德志，她是这样说的：

> 文树新的死还带走了我的一个好同学孙德志。孙德志是一个高材生，我非常钦佩她的人品和才智。她毕业后随父母搬到上海居住，那时她遇见了文树新，对她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就千方百计地帮助她。文树新怀孕时，遭到杨某妻子的控告，使她蒙羞受辱，走投无路。后来文树新难产，在病中又得了伤寒病，孙德志为了去照顾她，自己也感染了伤寒，不治而死。孙德志原本已和若子的哥哥订了婚，正在筹备婚事，竟不幸为同学而付出了生命[17]。

如上所述，国立音专方面的人士往往将孙德志的死因与苏州公演联系在一起，而孔德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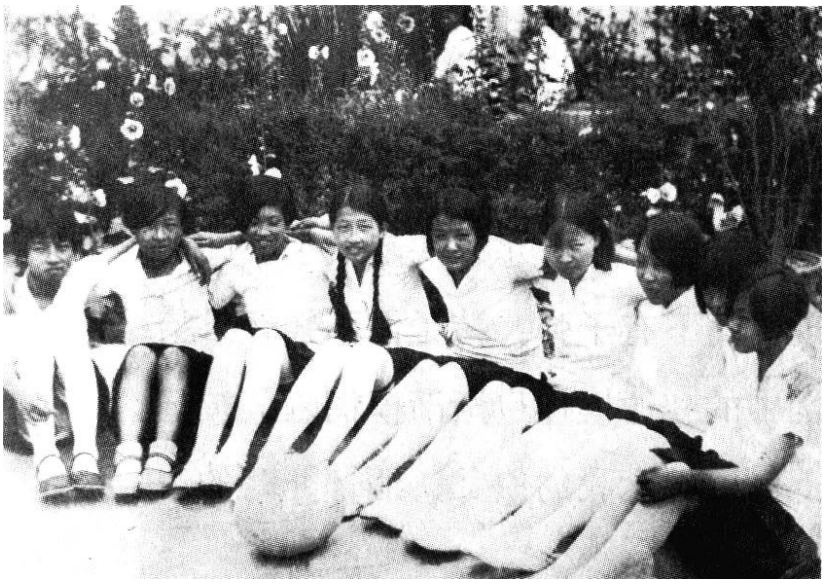

図 2

和文树新方面的人则指出原因在于被文树新感染了伤寒。这不同或许是因为国立音专方面并不了解孙德志与文树新的关系吧。

沈长庆的祖父沈尹默是孔德学校的创立者之一，沈长庆本人又是孔德学校的学生，他的《沈尹默家族往事》一书中收录了有关孔德学校的回忆和照片、其父（沈尹默次子）沈令翔与周丰一的照片等等。其中还有一张很特别，那就是孔德学校女子排球部的合影：孙德志、文树新、沈令昭（沈尹默之女、作者的叔母）等搭肩而坐（图二）[18]。而照片的说明文字尤其意味深长：“左三孙德志（周丰一好友）、左四文树新（民国少女）、左五沈令昭”

四、周丰一与唱片

周丰一有过这样一个富有音乐才能的未婚妻，那么他本人又喜欢怎样的音乐呢？滨一卫在北平留学期间，从 1934 年 12 月到 1936 年 6 月，一直住在周家，与周丰一同寝同食。滨一卫从那时起开始喜欢上京剧等中国传统戏剧，而周丰一则和他的父亲周作人以及伯父鲁迅一样，对京剧没有好感[19]。据说在他那个母亲身为日本人的家庭，有很多日本、西洋以及中国的唱片。透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他十分喜欢西洋音乐，特别是“意大利的加利·库尔奇的女高音，真是名人名曲百听不厌。”[20]加利·库尔奇（1882-1963）是一位活跃于 1920 年代的意大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此外，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周丰一还谈到了日本歌手，尤其是关屋敏子（1904-1941）。

> 日本也有并不逊于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加利·库尔奇的高音歌手。那就是关屋敏子。记得关屋的照片印在歌词单上，身着洋装，圆润绰约。
>
> 关屋唱的小夜曲和“你知道那地方吗”，以及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等歌曲，简直就是汉语的所谓“绕梁三日”。那歌声绝不是现在那样的声嘶力竭，而是那种柔和温暖的歌声，是把听者带入梦境，即使在短短的五分钟里，也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愉悦[21]。

关屋敏子是一位女高音歌手及作曲家（东京音乐学校声乐科退学），曾跟随三浦环以及意大利声乐家 Adolfo Sarcoli,（1867 － 1936）学习声乐，其音乐活动跨越日本和欧美，但年仅 37 岁便自杀身亡。或许对周丰一来说，他在关屋那里看到了孙德志的影子——自己的那位正欲振翅起飞的女高音歌手也未可知。

虽然周丰一没有提到，但实际上孙德志也有唱片录音留下来。提供这一重要信息的，正是孙德志演唱的那首歌的作曲者、也是国立音专出身的作曲家贺绿汀（1903-1999）。那首歌是郭沫若的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的插曲之一《恋歌》，由贺绿汀作曲。关于这首《恋歌》的唱片录音，贺绿汀有这样证言：

> 这首歌的具体写作时间是 1934 年。那时上海音专有一个唱女高音的学生，名叫孙德志，唱得很好。她还在喻宜萱、周小燕入音专以前就学声乐了。我写完《恋歌》之后，就由孙德志灌制了唱片。由丁善德弹钢琴伴奏。后来她很快就死了。她唯一就灌了这一张唱片。她死后，我们同学每人买一张那个唱片留作纪念。她还有个名字叫“孙玲”。孙德志是得伤寒症去世的。那个时候生命没有保障，临死以前，我还到医院去看她[22]。

孙德志演唱插曲的这部电影《父母子女》的胶片已经散佚，因此这张唱片录音也就成为孙德志存世的绝响。不知道周丰一是否有这张唱片。另外，滨文库虽然收藏有众多京剧唱片，但并没有流行歌曲以及像孙德志这样的“学院派”歌手的唱片，大概滨一卫对这类唱片没有兴趣吧。不过，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似乎藏有这首《恋歌》的唱片（笔者未见），歌手名为“孙玲”，唱片番号为百代 35024[23]。另外唱片的原盘收藏于“中国唱片”的仓库，而“中国唱片”则接收了百代等公司的唱片原盘，1964 年刊行的《中国唱片廠庫存旧唱片模版目録(内部資料》中有此记载[24]。孙玲的《恋歌》原盘番号为 A2437。但目录上的商标标注却不是百代，而是副商标丽歌。这份唱片的原盘极其珍贵，笔者将在今后做进一步的调查。

五、结语

孔德学校实行男女同校等开明教育，在校学生中有许多北京大学教员的子女，学校培养出了众多优秀人才，成为一个文化再生产的典型事例。不仅如此，学校高度重视美育教育和艺术教育，因此涌现出了不少艺术人才，如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吴祖光（1917-2003）等。而孙德志也是受惠于这一良好环境，培植起音乐才能的典型之一。

她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又逐步现身广播、电影、唱片等媒体。而如果不是来到上海，大概也就很难有如此的活跃。她逢上了 1930 年代音声媒体的革新时代，无论是电台广播的发展、还是有声电影以及唱片的电动录音出现，都为她的活跃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当然，如果没有去

上海，她也就不会花季殒命。本文所考述的孙德志的人生，便出现和形成于上述北京-上海的教育-媒体等历史环境的偶然之中。

中文翻译：潘世圣

[1] 中里見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学－周豊一の回想録による新事実」,『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 』2014/2015。
[2] 《北洋画报》第 1231 号(1935 年 4 月 16 日)，第 2 页。
[3] 周丰一「記憶の中から－荻廬雑億(二)」,『飆風』第 15 号、1983 年、第 35 页。
[4] 纪果庵《不执室杂记——纪果庵文史随笔选》，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0 页。
[5] 沈长庆《沈尹默家族往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44 页。
[6] 同注 5，第 247 页。
[7] 周一川『中国人女性の日本留学史研究』，国書刊行会，2000 年，第 317 页。
[8] 刘雪庵《孙德志女士传略》,《电影文化》1935 年第 1 期（笔者未见）有此记述。见前述李岩论文，第 95 页。
[9] 《一象的博客・方家寻根（十）——北河沿*孔德校刊*父辈的童年作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b4495f01011aq4.html (2017 年 12 月 20 日链接阅读)
[10] 「一象的博客・二十年代中期的孔德学校（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b4495f0102vuwq.html (2017 年 12 月 20 日链接阅读)
[11] 同注 3，第 317 页。
[12] 前述李岩论文，第 95 页。
[13] 张雄《廖辅叔与陈田鹤、江定仙合作的两首悼歌》,《音乐艺术》2012 年第 2 期。
[14] 文洁若《往事漫忆》,《江淮文史》2014 年第 1 期，123 页。
[15] 文树新《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九州出版社、2010 年。
[16] 同注 14，第 127 页。
[17] 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3 页。
[18] 沈長慶前揭書、238 頁。
[19] 周丰一「憶往二三事」,『飆風』第 19 号，1987 年，第 36 页。
[20] 同注 19，第 37 页。
[21] 同注 20。
[22] 《贺绿汀采访录（二）》,《福建艺术》2014 年第 6 期，第 24 页。
[23] 钱仁平・韩斌《历史音频修复与数字化保存的实践与思考——以<丁善德音频计划><覃抒真、李翠贞音频计划>为例》,《音乐探索》2013 年第 3 期，第 77 页(注 5)。
[24] 《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内部资料）》，中国唱片社，1964 年，第 234 页。